



00638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五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温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温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温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五代史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爲業父敬忠後以温琪貴官至檢校尙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雜傳

書温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黃巢爲紀綱巢陷長安僞署温琪爲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温琪非常人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温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温琪爲節度使五代史經歲餘會梁將朱

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温琪往依之友裕署爲小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於曹南有功奏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爲開道指揮使加檢校工部尙書出屯鄭時會延州胡璋叛命來寇郡境温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棣州温琪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

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晉州節度使温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温琪爲節度使加檢校太保

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五代史既而温

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温琪大有愧色

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温琪曰此爲梁守

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温琪節度使徙

鎮雄武五代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

營排陣使尋爲耀州觀察留後莊宗入洛温琪來覲詔改耀州爲順義軍復以温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光末西蜀旣平命温琪爲秦州節度使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

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

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語又

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

答温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

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

傅五代史明宗即位因入朝願留闕明宗嘉而許之除

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

奏未有闕處可替者惟樞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

不能答温琪聞其事懼爲權臣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

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

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戶温琪致仕以已

俸補葺祠廟解舍凡千餘間復於郵亭創待客之具華

而且因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
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於家年七十五詔贈
太子
太保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仕晉為軍校力敵
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
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
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邱望見之歎曰彼猛士
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
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譟莊宗壯
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
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
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
簡言笑自若然其為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累遷蔡州防禦使

五代史萇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為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

宗為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為梯頭從簡多應募焉莊宗
為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
大軍與梁軍對陣登印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
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為大王取之莊
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饋十數騎挺身而入奪
幟以歸萬眾鼓譟莊宗壯之錫賚甚厚又嘗中箭而鏃
入於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
動從簡嘆曰謂曰何不沈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
簡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從簡所為多不法莊宗
以其戰鬪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謁誠
匡國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
歷洛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
使會莊宗晏駕
未及赴鎮而止

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

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于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

使

五代史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應順初舉軍伐鳳翔從簡亦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蘊為廷蘊所執送于末帝數之曰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唯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授潁州團練使

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

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卽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

卒年六十五贈太師

五代史高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

五代史卷第七

雜傳

四

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簡守河陽高祖自北而至從簡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開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戶受代歸闕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從簡性忌刻而多疑歷州鎮凡十餘所在堅棘於公署纔通人行左右稍違足而忤卽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行其煩苛暴虐為武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遇疾請從簡好食人肉所告尋卒於鄉里年六十五贈太傅

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實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

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爲四鎮客

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五代史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爲郡之大商唐乾符末

屬江淮俶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爲東南面

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爲偏將軍功奏授宿

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

歸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爲四鎮客將久之轉

長直軍使梁革唐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

使宣徽使出爲復商二州刺史復爲宣徽使

未帝分相

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

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五代

史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命筠爲兩使留後唐莊宗入

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

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因除筠爲永平軍節度使

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於大內

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前與溫韜同割

唐氏諸陵大貯瓌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

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至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

懷惠呼爲佛子

梁亡事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爲劔南

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

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

卽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

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爲西京留守戒守

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

軍五代史同光中從郭崇韜爲劔南安撫使蜀平歸洛

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

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

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

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兵閉門不納筠東朝於洛

筠弟籤當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揮詔遣歸第

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

五代史籤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爲鄉里所鄙唐天復中兄筠爲

大梁四鎮客將籤自海州省兄兄薦於兗州連帥王瓚用爲裨校籤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

西伐蜀留籤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

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籤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

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

卽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

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

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籤悉取其行囊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卽位卽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籤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子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籤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于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籤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五代史筠前爲京兆尹奉詔殺偽蜀主王衍之妓樂寶貨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

第宅宏敞花竹深遠聲樂飲饌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真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於家贈太子太師弟筠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籤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於延嗣俄聞莊宗遇死之繼岌軍次興平籤乃斷成陽浮橋繼岌渡至渭南死之繼岌軍次興平籤乃斷成陽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行之行裝復爲籤有因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宗卽位籤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匹魏王打球馬七十四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爲西衛將軍高祖卽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馬希範與籤有舊奏朝廷請命籤爲使允之籤密賈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籤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廻以其馬劣爲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籤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而卒籤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臥見二

五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七

薦相聞各銜一錢落於籤首前後所獲三錢嘗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恡未嘗與士大夫遊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五代會晉天福三年正月前興元節度使張筠薨太常禮院申准故事前節度使無禮例輟朝敕宜特輟一朝參玉堂閒話密牧張籤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尺鴉銜一青錢墮於張懷袖間張異之常繫錢於衣冠間其後累財巨萬至死物力不衰卽飛鳥墮錢將富之祥也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弑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籤無所利害籤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

而待籤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籤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籤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

將五代史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泊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俾掌賓客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

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

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徒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

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

五代史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

從平大梁升爲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內職明宗時爲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末帝卽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彥詢沈厚擇充北京副留守清泰末以宋審虔爲北京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惟副

傳一人我自保是時高祖乞兵于契丹契丹耶律德光

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

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

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

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五代史及卽位授齊州防禦使

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爲鄧州節

度使歲餘入爲宣徽使四年使於契丹六年春授邢州

節度使檢校太傅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

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

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

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

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關乃放還七

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

道蘆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開
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卒於官年七十四
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

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

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邱捕賊將

以勇聞五代史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也唐潞州節

度使抱真之後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

十六爲內邱捕賊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

將以任俠自負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

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

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耶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

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

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

歸五代史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土人盧岳家於太原携妻子囊橐寓于

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接送

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于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

馬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

卽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於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

明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

尺此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

求富貴周辭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

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

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

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于用兵善守能與土

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

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

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

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

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

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

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

諸將爲梁擒矣五代史旣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洛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於青山口周向背莫

決因思盧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汚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柏鄉周皆有

功遷匡霸都指揮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至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卽遣追之使墨纒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梁將王彥章以數萬衆攻之周日夜乘城射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畝獵既至士衆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旣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久拒之勞諸公等爲梁人所擄矣

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

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

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

年七十四贈太師

五代史同光中歷相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

遷遂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春出爲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皆樂之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

五代史卷四十七 雜傳

十一

侍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爲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府尹及邁疾夢焚旌旗鏡甲因自嗟歎上章請退尋卒於官時年七十四詔贈太師陪葬於明宗徽陵之北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

爲奉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

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

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

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

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所敗處

讓因留事晉莊宗卽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

五代

史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瑜累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張萬進帥兗州處讓事之爲

親校萬進據城叛梁遣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屯軍於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於莊宗莊宗未即應之乃於軍門截耳曰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苟不得請死亦何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止因以墨制授處讓行臺左驍衛將軍俄改客省副天成中遷引進使梁平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將命稱旨

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

歷宣徽南院使五代史天成初轉檢校尚書右僕射依前充職歲餘遷引進使長興三年轉檢

校司空左威衛大將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扈不通朝貢朝廷方議懷柔乃遷處讓爲官告國信使復命轉檢校司徒應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備北寇也清泰二年入爲左驍衛大將軍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及高祖舉義於太原處讓從至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天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

五代史畧第四十七 雜傳

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

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

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

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五代史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

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會張從賓作亂于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與楊光遠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欵尚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太傅五代史纂誤今按延光傳云延光反高祖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孫銳等敗延光遣牙將齎表自歸高祖不見又附楊光遠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

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五代史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其位及楊光遠討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

達時光遠恃重權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謙之頻與處讓宴語及之處讓訴曰非聖旨也皆出維翰等意及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十三

祖知其故不得已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時處讓每有敷奏高祖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庶事並委宰臣分判

五代史纂

誤今按楊光遠傳云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延

光降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

之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

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于相州亦徙光

遠西京留守奪其兵職又桑維翰傳云高祖卽位以維

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

使李崧傳云晉高祖入京師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外艱起復上帝卽位

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又高祖紀云天福元

年十一月皇帝卽位掌書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

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二年正月兵部侍郎李崧爲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六月天雄軍節度使

范延光反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三年九月赦

延光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四月廢

樞密使閏月壬申桑維翰罷以楊光遠傳及處讓傳攷

之大意皆同止微有小異然處讓傳云兵罷光遠訴高祖高祖罷維翰以處讓為樞密使而高祖紀云二年九月叔范延光是月劉處讓為樞密使四年閏四月桑維翰方罷即與處讓傳所述不同此其一也處讓傳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為光遠言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訴維翰等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今以紀傳校之自罷兵之後止有維翰一人罷即不知所謂罷維翰罷之後本紀則在維翰罷之前二說未知孰是此其三也

處讓居喪暮年起復為

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

贈太師五代史處讓居喪暮年起復授彰德軍節度使

澶衛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處讓勤于公務孜孜

求理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竭

家財貢奉至于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億焉六年除右金

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嘗經重任又歷方鎮謂其入朝

必當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卽位之初處

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

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

諸相道笑而不答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于封

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子保勳仕

皇朝位

至省郎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

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

騎兵奔晉晉王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

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五代史李承約字

德儉薊州人也曾祖瓊薊州別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為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入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即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洛汾二州莊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慈州刺

史爲治平直移授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

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

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卽拜承

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

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爲許留一年召

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

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

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五代史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爲涇

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諭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

間巴叩蠻蠻不敵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跡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

五代史記卷第百七 雜傳

五

歲徵爲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

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

爲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

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

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

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軍行軍

司馬五代史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于吟詠天

祐中劉守光爲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案巴堅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案巴堅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明宗時盧文進

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

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窋置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窋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

五代史天成初僞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蒞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

五校史卷四十七 雜傳

十五

以承詔故也我今人關斷在曾聽何恬安於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衆少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于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於灰窋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旣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

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

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

鎮邠寧

五代史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後先是靈州戍邊土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授旄節

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觀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 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

處之改邠州節度使

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耶希崇事母至孝朝

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

書頗知星歷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

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

謙五代史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為所取

也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老於邊城賦分無所逃

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

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

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賜清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

之榮盛者也希崇素樸厚尤嗜書泄事之餘手不釋卷

不蓄姬僕祀寒盛暑必儼其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

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俟盥漱畢方退物議高

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與

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垂戾不受訓遣之郭

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

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

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

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

逆之罪頗為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

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

崇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乃

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郡

子仁謙為嗣 歷引進副使

五史卷第七

雜傳

晉王為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

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

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

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五代史相里金字奉金

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

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為小校後

與梁帥戰於栢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

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

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

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

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

年為隴州防禦使

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

卽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五代史會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傳檄於鄰道諸侯無

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卽位擢為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

晉高祖起

太原廢帝以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

徒鎮建雄罷為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五代史清泰三年夏

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為太原四面

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卽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為

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

國公勲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

卒於任

贈太師

五代史相里

金字奉金

初武皇始置

小校後

指揮使同光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五代史卷之十七 雜傳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為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

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為

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侯魏博三城巡檢使五代

史張廷蘊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

及贈光祿大夫廷蘊少勇捷始隸宣武軍為伍長唐天

福中奔太原武皇收於帳下為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

相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于莘縣及胡柳陂繼

為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于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

甲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侯

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汝陽加
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三城巡檢使 是時莊宗在

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為不法人無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 五代史時皇后劉氏在鄴每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聞者壯

焉梁平承詔入覲改帳前都 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

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 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

揮使將兵為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

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

明宗心頗慊之 五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末帝龍德三年即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歲也三月

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閏四月唐李繼韜以潞州叛

亡又按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

附于梁四月皇帝即位閏四月壬寅李嗣源取鄆州十

月如鄆州以襲梁已卯滅梁明宗紀云同光元年梁唐

相拒於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

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潞州吾出

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曰夾河之兵久

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

涉濟至鄆州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王

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救之嗣源為前鋒擊敗梁軍追至

中都擒彥章自後至有謀自鄆襲汴之事以至梁滅並

無為潞州招討使之行此其一也元行欽傳亦並無此

行此其二也繼韜傳云繼韜反遣其弟繼遠入梁末帝

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

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始皇后甚

言宜蒙恩貸元行欽張延蘊攻潞州破城之事此其甚

明並以是觀之則廷蘊傳中所載殆皆虛也

魏州成德楊立非廷蘊之繼

也四歐陽通有此誤

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

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

五代史會李繼韜故將楊立

叛詔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

五代史卷四十七 雜傳 九

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曠矣聽軍方
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論洹坎城而上守陣者不能
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
下明宗甚嫌之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檢校司
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未從皇子魏王繼岌伐蜀授行營
中軍都指揮使蜀平明宗旋旆遷懷州刺史賜竭忠建
策興授穎州團練使浚淮招安使應順中轉隴州防禦
使清泰中進封清河郡公高祖卽位入爲右龍武統軍
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
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于宋
城明年卒于家時年六十九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
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
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
于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于安重誨重誨屢言之
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

五代史纂要卷七

雜傳

十

廉厯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五代史廷蘊所識不過數字而廷蘊文士必汴陽日

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諷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
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
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洽數言于近
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蘊苦戰出于諸將之右力保薦
之明宗以廷蘊取潞之日不能讓功于已故恒蓄宿忿
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厯七郡家無
餘積年老耄期終于爛下良可嘉也長子光被厯通事
舍人冊府元龜張廷蘊後唐莊宗時爲帳前步軍都
虞候諸軍濠寨使而性重文士下汴陽日首獲鄆帥戴
思遠判官趙鳳諷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
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除鳳翰林學士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
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
卽位厯博單鄆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

五代史馬全節字大雅魏

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爲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州刺史天成三年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移刺鄂州長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于轅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還焉移沂州刺史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

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

五代史清泰初爲金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城

州兵纔及千人兵馬都監陳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二百人順流而逸賊旣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爲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報之謂全節曰絳州關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衆口諠然以爲不當皇子重美爲河南尹聞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翼日授橫海軍兩使留後晉高祖入立卽拜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五

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

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

五代史高祖卽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

授檢校太傅移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

度澤潞遼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于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秋丁母憂尋起復焉

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瀆

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

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

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

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

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

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

五代史卷第七

雜傳

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代五

史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年秋授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襪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遂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重威為恒州奏括境內早而家食方吏引重威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為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携歌妓一人之中山館于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恒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目而卒子令威歷隰陳懷三州刺史卒五代會要忠武故成德節度使馬全節諡玉堂開話魏帥侍中馬全節嘗有侍婢偶不愜意自擊殺之後累年染

重病忽見其婢立于前家人但訝全節之獨語如相問
答初云爾來有何意又云與爾錢財復曰爲爾造像書
經哀祈移時其亡婢不受
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

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

務實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

五代史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嘗爲

遮虜軍使遇少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
隸于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卽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遙
領嚴州刺史出討東川爲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
秦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
誅斂爲務其幕客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
多私去以避其累

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
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

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
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

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

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

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

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

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

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

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

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

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卽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惟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卽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卽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

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

五代史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間與

鎮州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水泉以險人執事政事隳紊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陝木泉以通灌溉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卽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於鄆州北津契丹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門二十里至鄆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杜知敏已爲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倉皇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

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
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冬以杜重
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
威已陰送欵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
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
書其名卽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
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五代史四年契丹復至從村
重威營滹水重威送欵于契
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戎王欲遣遇先入汴
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旣不能死
于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國之所不忍也明日行
及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巳信宿不食疾甚矣主
辱臣死無復南行固絕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漢高祖
登極詔贈中書令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國夫人上
言請度爲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號
貞範太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

五代史卷第十七 雜傳

五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
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
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鉞爲幸免矣方晉
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
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于坐中雖不幸不
克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
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
之于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
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

不又難哉

安彦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

下彦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彦威

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五代史安彦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隸唐明宗

諸鎮節鉞彦威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

從榮鎮鄴彦威為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彦威遷

奉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五代史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彦威為護聖

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彦威遷從榮鎮鄴彦威為護聖

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彦威北

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彦威塞之彦威出

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彦威賑撫饑民

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

過制出帝與契丹隳盟拜彦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彦威

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彦威與安太妃同宗

出帝事以為舅彦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

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五代史及高祖入立拜

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彦威塞之彦威出私錢募民治隄

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彦威賑饑民有犯法皆寬貸

之饑民愛之不忍去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

構患拜彦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彦威悉以家財佐軍後

以疾卒于京師彦威與太妃同宗少帝事以為舅彦威

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為國戚當時益

重其人焉五代會要晉天福七年九月敕留守之任

五代史卷第七 雜傳

嘗私必委之佐寮詳之然後行中令寬宏大度不妄喜怒事無大小既與賓寮商議至夜必召劉某審之故中令歷大藩位望隆重無苛擾之稱者蓋劉某常內助之福之全者中令河東時嘗前後奏請十數事內有再奏請者皆寢而不報一日賓客盛會言有語及之者中令意有不平似微嫌當時執權者因言所奏事皆可行者况某爲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豈有前後奏章皆不可必有所擁闕爾賓席逡巡未對問劉某于中令後屬耳偶語劉某謂賓客曰令公腹微痛且起賓客謂之誠然俱退中令既入宅劉某隨之中令入中門漸至堂前中庭劉某亦隨之中令怪而顧之劉某曰某有所白不欲外人聞至堂前中庭中令坐劉某曰某伏事歲久受恩亦多忽見近日作爲某憂懼及禍不忍遽辭訣某今日乞令公與罪名殺之以答從來受恩言訖兩手捧巾擲之干地怒目却立氣咽久之遂蹶然而倒中令自扶抱之測女使數人扶翼坐久之能言但曰某死罪中令不測滿宅驚懼中令却其婢妾輩低顏安慰自問其故劉某曰中令既貴如是富如是朝廷用如是此外更欲何求且令公勲名位望朝廷非不知前後所奏皆不欲行却

是好事中令曰凡奏事前後十餘度皆不行何謂之好事劉某曰若令公情性凶險此禍旋及之今天子明聖息卽事無大小悉行之不爾則禍旋及之今天子明聖輔弼得人察令公忠賢所奏事皆纖細不行者不疑令公爾朝廷既不疑令公公又何自疑且來對諸廳某恐令公因此及他日更失言若執政知之豈不疑令公乎某家祗數口令公百餘口幸令公慎于言樞對訖取土實其口中令公自奪其上劉某曰古人對君不顧而唾尚求必死之地以謝罪况某至愚無禮之極乞一罪名斬之以謝無禮于上中令遽曰爾憂主人如此却出恁言轉教我不安大都是這老漢死日到罪過掃亂得你如此干你甚事我知罪過自就地取便休你便休喚小大取鋤鑿將篋照來中令自就地取便休你便休袖揩拭令女使與篋之劉某搖首不之受中令遂自將幞頭與裏令女使振掠之中令再三安慰遜謝劉某涕泣謝罪數日不食幾至殂殞安每日使子弟候問待之如骨肉焉大凡常人之性得一酒一食卽甘言美語以悅之若食人之食鮮能知幸感激思報必諂辭飾貌以奉之矣觀劉某始卽執羈勒之下吏也感主公之知受主公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氣吐辭析理昭昭然使主公覺悟引以正道欲置主公於無過之地且主公以一言之失尚欲以死諍之况其大者乎度其志操雖臨以白刃脅之湯火亦不能變易矣磊磊落落真大丈夫赤心事上也向使食朝廷之祿遇真主之知朝有遺闕君有小失則正色直諫大則犯顏觸鱗方諸古之引裾斷鞅者我無愧矣感中令之遇戀戀然不忍去老死于門下惜哉人之賢不肖不繫高下對某職雖卑所爲所履甚高中令退召子弟誠之曰汝等勿謂此人作沒意智漢是切言救我前後似此者多矣使我百口保富貴朝廷待我厚皆此人之力也他日我死汝等看此人如我今日不得令有少乏中令既歿諸子弟如其教衣食財物無虛日至于終身賢乎哉中令所宜保富貴歷任累朝以令名終始觀其一言之失納劉某之諫傲岸無禮擲巾于地任直使氣反和顏怡聲以美言慰悅之取巾揮拂親爲裹櫛謝過數四有以見大度從諫不遠而復者歟五代以還侯王之賢自悔已若不是信可以無大過矣五代以還侯王之賢者也中令長子守忠溫和多禮善接下孝友出于天性撫其弟妹慈愛弟守亮好學守忠廣延儒士厚以衣食奉之由是賓客學院中常有數十人食客春冬散衣無

五代史卷第廿七 雜傳

三六

不及者由是賓客常滿其門日厭酒肉守忠在洛下畜馬數十匹有時欲出左右以後槽無馬對守忠驚問之對曰早來被一隊措大亂騎去也蓋食客不量去就各乘之而出矣守忠歛容曰不得無禮稱他諸秀才爲一隊措大後度如此卽喫杖待秀才迴來有馬到卽報其寬厚也如此廣聚書籍有西齋之數焉故守亮篤學善書札敏辭賦開封首薦一舉狀元及第釋褐爲司法參軍次任鳳翔府節度推官時余已大著作直史館余舉之授太常丞後終于尚書外郎直史館內明外晦孝友誠信惜哉太宗皇帝漸知其才器未大用而殂亦命矣夫守忠太祖朝自環衛隨駕親征河東總徒築隄擁汾水勞悴歿于逆城之下余布衣時守亮待余厚知其多賓客耻與之混然未嘗足及其第守亮登庸之初余以詩寄賀記其略曰數會月上揖容輝欲款仙蹤與願違味此卽知余不及其門矣余數年前過其門已爲他人所有感今懷昔悵然者久之慮史氏之闕書之以示來者游城南記東南歷仇家莊張注曰莊卽唐宦官仇士良別業也士良死籍沒其家後晉賜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安氏子孫世守之士良墓碑具存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
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
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
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遯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
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
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

五代史李瓊字隱光

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爲騎士莊宗平河朔隸明宗
麾下漸升爲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部兵送糧
入薊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于圍中
瓊顧諸軍已退密牽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爲
敵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又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
瓊以所執長矛援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馬奉高祖瓊徒
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明宗兵變于魏而南
薦于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

長史記卷第百七

雜傳

三五

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
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與金

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

史五代史同光末明宗討趙在禮于鄴鄴軍旣變明宗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直趨汴州時莊宗遣騎將西方鄴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兵突封印門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祖領陝州奏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劔州使瓊以部中屯雲州累擒獲契丹人馬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破賊軍數千身中重創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位事高祖乃自塞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高祖卽位補護聖都指揮使又念疇昔輟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瓊亦鬱鬱然久之領橫州刺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聲出帝時爲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洺州團練使又

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

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五代史少帝嗣位入爲殿前散員都指揮使遙領雷州俄

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

且以書誘瓊瓊因拒之以書上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

改洺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

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使時洺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

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改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

遇羣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遊豪俊事高萬

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

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

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

爲留後晉高祖卽位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爲

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

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

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

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

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

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已

遂誣奏皦隱己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

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

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

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

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頊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
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
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
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
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
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

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五代史盧

文進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飲啖過人望之偉如也少事

劉守光為騎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遙授壽州刺

史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

于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

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

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

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

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

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五代史初莊宗得山後八軍以

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于莘縣命存矩于山後召募勁

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鬻牛十頭易馬一匹

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百騎邊人棄父母妻子為他

行至祁溝關軍士聚謀曰我輩邊人棄父母妻子為他

血戰千里送死固不能也眾曰擁虛將軍卻還新州據

城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揮戈趣傳舍害存矩于榻下文
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環尸而泣曰此輩既害郎君
我何面目見王因為亂軍所擁反攻新州不克又攻武
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討文進遂奔契丹僞命為幽
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別為營寨未幾文進引契丹
寇新州自是戎師歲至驅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紵工作
中國所為者悉備契丹所以疆盛者得文進之故也同

光之世爲患尤深文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鳥擊歌舞
倏來忽往燕趙諸州荆榛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
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糧車然猶爲寇所鈔奔命
不暇皆文進導之也稽神錄盧文進幽州人也至南
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絕塞射獵以給軍食正
畫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粲然衆皆懼捕得蕃人問之
乃所謂筮卻日也此地以爲常尋當復矣頃之乃明日
方午也又云常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
七八尺云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
丹嘗獵于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
問之曰此謂之筮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
日方午也又常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
云

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甚
喜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

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五代史及明宗卽位之
明年文進自平州率所

部十餘萬衆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日頃以新州
團練使李存矩提衡羣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于

五代史記卷第一百八 雜傳

豺狼聚賦歛則貪盈于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卽
拋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鴈塞徒向日以傾心一
望家山每銷魂而斷日李于卿之河畔空有念辭石季
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在
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天幸有路朝宗便貯歸心
祇同良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離
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云
泊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歲
餘移鎮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出
鎮潞州擒奸恤隱甚獲當時之譽清泰中改安州節度
使玉堂閒話天成年盧文進鎮鄧因出城賓從偕至
舍人韋吉亦被召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東西馳桑
林之中被橫枝骨挂冠露巾冠露巾而奔突僕夫執從則
墜矣舊患肺瘋鼻上癰疹而黑臥于道周幕客無不笑
者從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占一韻而
賦之賦頌云當其廳子潛窺衙官共看諠呼于麥隴之
東偃仆于桑林之畔藍攬鼻孔真同生鐵之椎覩旬
骷髏宛是熟銅之罐餘不記之聞之者無不解頤 晉

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

殺其將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于李昇昇遣
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
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
拜為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九
志吳盧文進遷潤州節度城中火救之不息文進文進
怒自出州門使召馬步使將斬之聲至火即滅文進
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教引契丹攻掠幽
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絨工作無不備契
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
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
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

五代史卷四十八 雜傳

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
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

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五代史及高祖卽位與契

不自安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馬馮知兆節度

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眾渡淮奔于金陵李昇待之尤

重僞命為宣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馬令南唐書初

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

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

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餉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

終無挫衄焉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北

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

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為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娶虜公

主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眾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

且本燕人尙氣不能屈于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

為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全思以兵二千陣于安州近

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

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

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
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
鎮俸卒馬延已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
誣以陰事盡收文進寃指延已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已方
越乃上書訟文進寃指延已越屬吏貶新州司士參軍而
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新州司士參軍而
盧氏亦賴以得全契丹國志盧文進新州司士參軍而
陽人也文進身長七尺偉儀容守光與晉王構怨時晉
王遣周德威攻幽州文進以騎先降拜蔚州刺史是時
李存矩統山後入軍為新州團練使晉王時在河上與
劉鄩血戰會新州兵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驍勇難
制又課民出馬以十牛易一馬怨之入骨山後兵又憚
遠行至祁溝聚謀作亂文進有女少而豔存矩求為側
室文進不敢違而心常內愧因與亂軍殺存矩攻新州
不克遂帥其眾奔于契丹後援之進攻新州契丹眾數
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眾數
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圍城且
二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
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在新州
歲歲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剽奪無有寧歲幽瀛涿莫

五代史卷第十八

雜傳

四

間常被其患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紉工作無不備契丹
由此益強南兵屯涿州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界
堠常苦鈔奪為邊患者十餘年皆文進所為也後奔南
唐初文進之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
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常有大蛇
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往
來南北無挫劔焉論曰皇運將傾則大盜移國狂謀未
敗則桀猾不亡求之五代盧文進其人歟方其自負龍
蛇之異敗亂南北之間見其不敗者謂之智者其成敗
則謂之天饋運可掠也惠彼戎車之膏燕地可取也痛
哉肝腦之血此感今懷古之士觀之未有不為之慨然者

李金全其先出于吐谷渾金全少為唐明宗廝養以驍

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
軍節度使在鎮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

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

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

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五代史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

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即位連典

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培欵爲務長

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培之明宗召

而謂之日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日卿在涇

州日爲理如何無乃以馬爲事否金全慙謝而退四年

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清泰中罷鎮歸闕

久留于京師北夢瑣言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

在培欵非時進馬上問其爲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爲事

雖龜勉受之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

聖旨不憚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

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

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

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

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

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

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

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

-5 148 45 945" data-label="Text">

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

五史纂錄卷八 雜傳 五

軍節度使

五代史高祖卽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

地未及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

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于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

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日王

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牢則民受其弊因折矢

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爲唐州刺史又謂金全

日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爲亂之

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高金全

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

金全

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敎金全畱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于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

馮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復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

太平御覽晉史曰安金全之將叛也郡樓有介蟲如龜而巨鱗銳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金全惡

之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

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汭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爲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于昇金全爲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昇之諸將皆銳于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

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五代史金全有親吏胡漢筠者勇譎齋編

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賈仁

沼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疾惶怖金全乃列狀稱

疾以聞及仁沼至漢筠鳩而殺之天福五年夏高祖命

馬全節為安州節度實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給謂金全

復聞仁沼二子將誅使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

日邸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

朝廷將以仁沼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

函表送款于淮夷淮人遣僞將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

即日南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為承裕所奪與其

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泌川引領北望泣而去及

至金陵李昇授以節鎮後卒于江南馬令南唐書李

金全保大九年以金全為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

食候言潤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日過潤者斬

及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日適可

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歸為功大矣其後不

復用卒於鎮陸游南唐書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

唐明宗為廝養以戰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為安

州節度使任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

五史卷第八十一 雜傳

七

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奉漢榮病不任行仁沼

至醜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安州漢榮

懼給告日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

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

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人逆金全陳于城外

俟金全出殿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率數百人來

奔而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晉

將安審輝追敗之于馬黃谷處恭死于陣承裕帥餘兵

扼雲夢橋復為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

軍出為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

師魏岑查文徽議宜以為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

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門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

沂州金全曰諸軍使岑為沿淮巡檢司師出沐陽次

耶勢必不相及徒為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

兵數百並潤昏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日敢言

過潤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

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日

吾全軍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

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內

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迪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順金全卒後閩楚大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棄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五代史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為軍校貞

明二年轉弓箭指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明宗

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

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為多不法是時

宋王從厚為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

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

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

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為備

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

亦不之責也五代史天成中遷右威衛將軍加檢校司

副禹守以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

幼驕狠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

之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

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常更宜自勵勿致

聲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

從厚共非短我我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

有變但思權在處有兵甲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

曲調弓彌矢陰為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

相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

為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詔思權赴京

師以秦王之故後為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

亦弗之罪也

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

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
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
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
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卽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
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
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
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于懷中曰願志臣姓名
以爲驗從珂卽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卽拜思
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
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五代史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與元閔帝嗣位奉詔

五代史卷之八 雜傳

九

從張虔釗討鳳翔泊至岐下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
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旣赤心奉殿下
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
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懷中
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卽位授推誠奉國保義功臣
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
清泰三年入爲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卽位除左衛上將
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

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

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

乃以爲應州節度使

五代史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爲軍士唐莊宗入

魏擢爲小校從征河上每於馬前步鬪有功莊宗卽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唐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卽位高祖入洛嘗遇暉

于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未
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
皆云不當未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
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殺于道有子勳五代
史高祖卽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
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
思竄欲沿汴水奔于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
王畿爲人所殺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遷內外馬步都
軍頭見爲郢州防禦使

王宏贇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
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擁兵
東至陝慙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
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駟呵前導者不避慙帝遣左右叱

五代史纂要卷之六 雜傳

十

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慙帝卽下馬慟哭謂
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
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宏贇宿將也且多知
時事請就圖之卽馳騎前見宏贇曰主上危迫吾戚屬
也何以圖全宏贇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
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宏贇歎曰所
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
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
可得乎卽從高祖上謁于驛舍高祖具以宏贇語白慙
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宏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

子公愛壻也公于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
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
榮與暉戰死宏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
于驛而去宏贄奉帝居于州廨宏贄有子巒爲殿直廢
帝入立遣巒持鳩與宏贄初愍帝在衛州宏贄令市中
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宏贄曰此
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
巒持鳩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宏贄後
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尙書
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
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
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
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
高祖卽位楊光遠討范延光于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

五代史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祖海父師遂審
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北平主簿轉興唐令本府
召補牙職劉守光之僭號僞署兵部尙書燕亡歸于太
原莊宗知之用爲諸府從事同光初趙德鈞鎮幽州朝
廷以內官馬紹宏爲北面轉運使辟審交爲判官王都
據定州叛朝廷命王晏球進討以審交爲轉運供軍使
王都平以勞授遼州刺史明年復爲北面供軍轉運使
改磁州刺史以母年高去官就養及丁內艱毀瘠過禮

服闋不出累年晉高祖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是時晉命楊光遠以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爲供饋使

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

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

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

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

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

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

還五代史鄴中平命審交爲三司使授右衛大將軍六年夏出爲陳州防禦使歲餘移襄州防禦使審交治

襄漢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降平盧軍爲防禦州復用審交爲防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用軍

之後審交矜恤撫理凋弊復蘇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

五代史卷第廿八 雜傳

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

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

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

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

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

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五代

史契丹破晉審交以代歸蕭翰在都復用爲三司使翰

歸藩李從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以軍事皆

不受命尋聞高祖起義于太原史宏肇在澤潞都人大

懼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李從益母王淑妃詢于文
武臣察曰子母在洛孤危自處一旦爲蕭翰所逼致
令及此但遣人迎請太原勿以子母爲事或曰收拾
諸處守營兵士與燕軍足以把城以俟河北救應可也
妃曰非謀也我子母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衆議

籍籍猶以把城爲詞審交曰余燕人也今城有燕軍固合爲燕謀然事機有所不可此城經敵軍破除之後民力空匱餘衆幸存若更謀之不臧閉門拒守一月之內無復遺類諸君勿言宜從太妃處分繇是從益遣使往太原貢奉高祖至汴罷使歸班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

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五代史隱帝嗣位用爲汝州防禦使

汝爲近輔號爲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于民百姓歌之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太尉吏民所請宜依故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刺違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于

五代史卷四十八 雜傳

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扑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坳盜之餘村軸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爲邦本政爲民本和平寬易卽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道仍爲著哀詞
六章鐫於墓碑之陰焉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

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于

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于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

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

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

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

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五代史

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

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于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

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

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

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

詔褒美後歷鄧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為定州節度使

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

節度使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

杜重威降契丹契丹

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

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

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

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五代

史開運末杜重威降于契丹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

曰受國厚恩不能欲引決家人止之何面南行見人主與

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

事不獲已及見契丹主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

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于鎮輟視朝一日

長安記卷四十八 雜傳

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

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

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

兄弟皆以武勇雄于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

匡威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

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

為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

義思繼等聞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

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

五代史高行周字尚質幽州人

也生于媯州懷戎軍之鵬窠里曾祖順厲世戍懷戎父思繼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幹聲馳朔方唐武皇之平幽州也表劉仁恭爲帥仍留兵以戍之以思繼兄爲先鋒都將媯州刺史思繼爲中軍都將順州刺史思繼弟爲後軍都將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深憚之武皇將歸私謂仁恭曰高先鋒兄弟勢傾州府爲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籌之

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詆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

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

五代史久之太原戎軍恣橫思繼兄弟制

之以法所殺者多太祖怒詭讓仁恭乃訴以高氏兄弟制遂併遇害仁恭因以先鋒子行珪爲牙將諸子並列帳下厚撫之以慰其心時行周十餘歲亦

仁恭被囚守光補職在仁恭左右行珪別有傳在唐書

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卽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

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尙何

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卽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通鑑考異張昭周太祖實錄云燕城危蹙甲士亡散劉守光召元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召無益乃請行欽爲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爲帥亦須歸幽州衆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爲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自隨至武州行欽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爲留後其汝父子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我留汝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元公謀逆何以順從爲爾諫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飢色行珪乃召集居人謂之日非不爲父老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卽坐見亭帖行珪

長史卷之六 雜傳

爲治有恩衆泣日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縋其弟行周于晉邑乞兵救援周德威命李嗣本李嗣源安金全救武州比至行欽解圍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銜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五代史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諸將之右燕帥劉守光僭逆不道莊宗令周德威征之守光大懼以行珪爲武州刺史令張犄角之勢時明宗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城北聞行珪有

變卽率部下軍衆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欽于廣邊軍行欽亦降尋以行珪爲朔州刺史歷忻嵐二郡遷雲州留後天成初授鄧州節度使尋移鎮安州行珪性貪鄙短于爲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爲賓職及佐行珪鄙其貪猥因強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豬羊而禁絲織匹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延諍行珪聞之深銜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延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于汴聞者寃之未幾行珪以疾卒詔贈太尉

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

五史記卷八 雜傳

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卽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

五代史莊宗收燕以行周

隸明宗帳下常與唐末帝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兵隨行鄆人趙德鈞謂明宗曰行周心甚謹厚必享貴位梁將劉鄩之據莘也與太原軍對壘旦夕轉鬪嘗一日兩軍成列元行欽謂敵軍追躡劔中其面血戰未解行周以麾下精騎突陣解之行欽獲免莊宗方寵行欽召行周撫諭賞勞而欲置之帳下又念于明宗帳下已奪行欽更取行周恐傷其意密令人以利祿誘之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爲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余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忍背之乎兩軍屯于河上規知梁軍自汴入楊林寨明宗晨至斗門設伏將邀之衆寡不敵反爲所乘時矛稍叢莘勢甚危賊行周聞之出騎橫擊梁軍遂得解去明宗之襲鄆州也行周爲前鋒會夜分澗兩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曙平之莊宗平河南累加檢校太保領端州刺史同光

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

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五代史明宗卽位特深委遇天成中從王晏球圍定州敗王都擒塔納皆有功賊平遷潁州團練使長興初以北邊陷契丹用爲鎮武節度使明年以河西用軍移鎮延安清泰初改潞州節度使晉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征之行周與符彥卿爲左右排陣使契丹主入援太原也行周彥卿引騎拒之尋爲契丹所敗遂與敬達保晉安砦累月救軍不至楊光遠欲圖敬達行周知之引壯士護之敬達性慧不知其營護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其意何也繇是不復敢然敬達遂爲光遠所害晉祖入洛令行周歸藩加同平章事晉祖都汴以行周爲西京留守未幾移鄴都晉祖幸鄴會安從進叛命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明年秋平定漢南晉少帝嗣位加兼侍中移鎮睢陽開

表忠卷第四十八 雜傳

十八

運初從幸澶淵拒敵于河上車駕還京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鄴州節度使時李彥韜爲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已行周雖典禁兵每心遊事外退朝歸第門宇儵然賓友過從但引滿而已尋改歸德軍節度使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藩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

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五代史晉

軍降於中渡也少帝命行周與符彥卿同守澶州戎王入汴召赴京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及契丹主死於欒城契丹將蕭翰立許王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遣死士召行周辭之以疾退謂人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

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五代史要武懿

尚書令秦王有子懷德五代史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兼中書令代李守貞爲天平節

度使杜重威據鄴叛漢祖以行周爲招討使總兵討之
鄴平授鄴都雷守加守太尉進爵臨清王乾祐中入觀
加守太師進封鄴王復授天平節鉞改封齊王太祖踐
阼加守尚書令增食邑至一萬七千戶太祖以行周者
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彥超據兗叛太
祖親征奉迎輿駕傾家載贄奉觴進俎率以身先太祖
待之逾厚廣順二年秋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八贈賻
加等冊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諡曰武懿子懷德皇朝駙
馬都尉宋州節度使談錄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
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早阜轉令入鬻
于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告于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
在市高曰知之或有人告于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
莫亂執他人其早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
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姬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
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臣耐審
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
業如此豈無威靈僕使其姦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姦賊
自以手擒捉身體撲于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
其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
害之速也高之與安誠可爲鑒誠矣

五史記卷之八 雜傳

十九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
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

留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

五代史白再榮本蕃部人也少

從軍累遷護聖左廂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明年契丹主北去再榮徙帳至真定

居未幾李筠

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
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
推爲留後再榮出于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

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

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

逐麻答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

殺宰相此契丹尙或不爲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
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答者取
其財鎮人謂之白麻答五代史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
甲仗庫敵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
疑久之爲軍吏所迫乃行翊日逐出滿達勒諸軍以再
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再榮貪昧無決
舉止多疑出入騎從露刃注矢諸校不相統攝互有猜
貳奉國廂主王饒懼爲再榮所并乃據東門樓以兵自
衛僞稱足疾不敢見再榮司天監趙延又俱與之善乃
來往解釋遂無相忌之意再榮以李崧和凝移家在彼
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凝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
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
公與諸將爲契丹所擄凌辱萬端旦夕憂死今日衆力
逐出蕃戎鎮民死者不下三千人豈獨公等之功纔得
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倘有所問何以爲辭再
榮默然再榮又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
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會事滿達勒者盡拘之以取其

五代史記卷第八 雜傳

財漢高祖卽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
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
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
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攜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五代史高祖以再榮爲鎮州留後爲政貪虐難狀鎮人
呼爲白滿勒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餒誅求民迫
聊生乃徵還京師周太祖入京城軍士攻再榮之事迫
脅再榮盡取財貨旣後軍士前啓曰某等軍健常趨事麾
下一旦無禮至此今後何顏謁見卽奮刃擊之挈其首
而去後家人以帛贖葬之又何福進字善長太原人
父神劔累贈左驍衛大將軍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唐
同光末郭從謙以兵圍莊宗于大內福進時爲宿衛軍
校獨出死力拒戰于內後明宗知而嘉之擢爲捧聖軍
校出爲慈州刺史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中自彰
聖都虞候率本軍從范延光平鄴以功厯鄭隴二州防
禦使開運中由潁州團練使入拜左驍衛大將軍屬契

丹陷中原契丹中朝文武臣寮凡數十人令隨帳北歸
時福進預其行次鎮州聞戎王已斃其黨尙據鎮陽
遂與李筠白再榮之儔合謀力戰盡逐契丹據有鎮陽
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平內難以輔佐功拜忠
武軍節度使不數月移鎮州數年之間北鄙無事及
聞太祖將有事于南郊拜章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加
顯德元年正月也累贈中書令子繼筠仕皇朝領建武
軍節度使卒又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
饒貴累贈太尉饒沉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
控鶴軍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
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鄆
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
以饒爲行營步軍都校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
入爲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
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團練使晉末契丹據中原漢祖
建義于晉陽尋尅復諸夏唯常山郡爲契丹所據時饒
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

五史記卷第十八 雜傳

三

祖嘉之授鄆州觀察留後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
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
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邱禮畢加檢校太
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
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于京東之私第
年五十九追封冀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
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
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安叔千字允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
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
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
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
陋時人謂之没字碑

五代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
也父懷盛事唐武皇以驍勇聞叔

千習騎射從莊宗定河南爲奉安部將天成初王師伐
定州命爲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秦州刺史連判涿

易二醜清泰初契丹寇鴈門叔千從晉祖迎戰敗之進位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晉祖踐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歷邠滄邢晉四鎮節度使叔千鄴野而無文當時謂之安没字言若碑碣之無篆籀但虛有其表耳晉

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

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曰是安没字否

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

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

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

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

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開運初朝廷大舉

北伐授行營都排陣使俄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入

汴百寮迎見于赤岡契丹主登高岡駐馬而撫諭漢官

長史記卷四十八

雜傳

三

叔千出班效國語契丹主曰爾是安没字否卿比在邢州日遠輸誠款我至此汝管取一喫飯處叔千拜謝而退俄授鎮國軍節度使漢初遇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媿惕久之授太子太師致仕尋請告歸洛廣順二年冬卒年七十二詔贈侍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侗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五代史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侗儻有膽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固守踰年後為北軍所攻景珂戰歿眾潰光鄴時年十歲為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

五代史纂第四十九 雜傳

永定既冠沈毅有謀蒞事寡過明宗卽位時深委遇累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鄴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為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入為左監門衛大將軍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帝已破楊光遠以光

鄴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五代史晉天福中歷

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滅青州平除為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彫敝故命光鄴理之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唯求理道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甚月之間流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亡載輯

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

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

永興軍卒于官五代史契丹人汴僞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鄴明宗舊臣署為樞密使

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阼復授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會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安時年四十六

光勣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

有無而光勣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其所

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病急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

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五代史光勣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愠不形于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久家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食纔給人不堪其憂光勣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貫酒延之談說終日畧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寬靜爲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甚召親

五代史卷四十九 雜傳

隨于臥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于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漿酒遙奠者樞密使王峻索重光數千欲厚卹其家爲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贈幾數且詔贈太子少師光勣膚革肥皙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延有哀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馮暉魏州人也爲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

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

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五代史馮暉魏州人也始爲効節軍士奉

勇騎射行伍憚之初事楊師厚爲隊長唐莊宗入魏以

銀槍効節爲親軍與梁人對壘河上暉以犒給稍薄因

竄入南軍梁將王彥章寘之麾下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

歲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

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

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

五代史從明宗征潞州誅楊立有功

又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授夔州刺史時荊州高季興叛以兵攻其城暉拒之屢敗荆軍長興中爲興州刺史以乾渠爲治所會兩川叛蜀人來侵暉以衆寡不敵奔歸鳳翔朝廷怒其失守詔于同州衙職安置未幾從晉高祖討蜀蜀人守劍門領部下兵踰越險阻從佗道出千劍門之左掩擊之殺守兵殆盡會晉祖班師朝廷以暉爲澶州刺史晉天福初范延光據鄴叛以暉爲馬步都將孫銳爲監軍自六明鎮渡河將襲滑臺尋爲官軍所敗暉退歸鄴爲延光城守明年秋暉因出戰而而降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鄴平移鎮靈武

靈武自

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

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

五代史卷四十九 雜傳

三

青岡土橋之間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爲起第于城中賜子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旣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暮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于是始覺晉有患己意是

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

五代史纂誤今

按五代之君惟漢有隱帝而馮玉李彥韜用事乃在晉出帝之世其出帝在舊史謂之少帝歐陽史改爲出帝未嘗有隱帝之號况方敘馮暉仕晉世之事則當爲出帝其隱帝字誤也

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卽請曰今朝廷

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

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

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

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

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

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

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

首領一族求戰卽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

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談苑馮暉爲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羌

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黥子也

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

追封衛王子繼業五代史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

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朝廷以暉疆暴之名聞于遐徼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餼豐備

羣吏告醉爭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悅遇仍拓拔彥昭者州界部族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由是易

爲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朝議患之晉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

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

地蕃部窺邊非卿雅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又達情乞移鎮邠州卽以節鉞

授之行未及邪又除陝州暉獻馬千匹馳五百頭在陝

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
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
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
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
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
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
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以
詣禪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
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
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

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
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卽
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
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
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
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
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
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
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
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

召見暉金瘡被體衰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

左屯衛將軍馬令南唐書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為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與秦州刺史王建

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舉止躁撓

失往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爭之不勝貞敗死天子徒正陽橋于下蔡原與

林仁肇爭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徒正陽橋于下蔡原與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操鉞一麾暉眾大敗收兵

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于天兵子繼勳別有傳陸游南唐書皇甫暉魏州人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

入中原暉時為密州刺史與棧州刺史王建俱來奔元宗遣使具舟檝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

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欽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會同中書門下平章

以行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營度使使會同中書門下平章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獨持重部分甚整

關周世宗親帥眾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

五代史記卷之九 雜傳

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

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遯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

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

德欲暫坐及坐曰欲暉臥不俟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

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

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

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爾世宗賜之馬及衣

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馬令南唐書皇

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廕為軍校常從暉

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

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

州刺史性謹厚勤于為理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都虞

數瞻而錫賚頗優于是營第宅列擬于王室及王師來

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于王室及王師來

伐繼勳保惜貨富無効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

發每于眾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

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

恚百姓切齒近臣屢以為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

稀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于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

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之士雲集鬻割繼勳頤刻而盡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爲蜀守固鎮繼岌

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

五代史唐景思秦州人也幼以屠狗爲業善角觝戲初事僞蜀爲軍校唐同光中莊宗命魏王繼岌帥師伐蜀時景思以所部戍于固鎮首以其城降于繼岌乃授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

貝州景思爲趙延壽所得以爲壕砮使契丹滅晉拜景

思亳州防禦使

五代史爲貝州行軍司馬屬契丹攻其城陷于幕庭趙延壽素知其名令隸于帳下署爲所部壕砮使開運末契丹據中原以景思爲亳州防禦使領事之日會草寇數萬攻圍其城景思悉力以拒之後數日城陷景思挺身而出使人告于隣郡得援兵數百逐其草寇復有其城亳民賴是以濟

五代史卷四十九 雜傳

漢高祖時爲鄧州行軍司馬後爲泅淮巡檢漢法酷而

史宏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

意卽馳見宏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宏肇

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

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

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

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之惟

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閔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

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宏

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宏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

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穎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宏

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五代史漢初改授鄧州行軍司

馬常鬱鬱不得志後受代歸闕乾祐中命景思為沿淮

巡檢使屢挫淮賊時史宏肇淫刑贖貨多織羅南北富

商殺之奪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

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宏肇言

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為內應宏肇即令親吏

殿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

也見便殺之不然而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

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設有

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從人

命釋之引告者面證貯積亦是受淮南賂言我貯甲仗除

家人並在此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仗除

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其家唯衣一箭軍

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

景思別有紀綱王知權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史宏

肇曰唐景思赤心為國某服事三十年孝于父母義于

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愿公追劾景思

免至寬橫宏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極措就

路穎毫之人隨至京師眾保證之宏肇乃令鞠告事者

具伏誣陷即斬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

數千為効順指揮以景思為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

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以戰

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五代史顯德初河東劉崇帥

之及陣于高平景思于世宗馬前距躡數四且曰愿賜

臣堅甲一聯以觀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勇因以高

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為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戍

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乃命遙

領饒州刺史未幾改授濠州行刺史令帥眾攻圍濠州

四年冬因力戰為賊鋒所傷數日而卒世宗甚憫之詔

五代史卷第四十九 雜傳 九

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

鄉里患之苻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

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

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五代史王進幽州良鄉人少落

魄不事生業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嘗聚黨爲盜封境患之苻彥超爲河朔郡守以賂誘寘于左右長興初彥超鎮安州屬部曲王希全構亂軍州令進齋變狀聞于朝廷明宗賞其捷足詔隸于軍中洎莽丹內寇戰于膠口進獨追擒六十七人時漢祖總侍衛親軍知其驍勇擢爲馬前親校漢祖鎮河東或邊上緊急令進齋封章達

五代史記卷四十九 雜傳

十

千闕下自并至汴不六七日復焉繇是恩撫頗厚繼任戎職累遷至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太祖入平內難以功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防禦使亦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爲政之道頓減于前議者惜之顯德元年秋以疾卒于任贈檢校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于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

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于歟豈其又有甚于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爲卒後爲長劔指揮使歷唐晉爲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思爲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

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爲事而性鄙儉

五代史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苦河

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爲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趨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爲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爲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大保遙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旣而御衆無能勤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務性又鄙悻未嘗與賓佐有酒殺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悻也如是

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爲叔

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卽位每呼思

爲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

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啟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
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卽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

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五代史太祖受命就

加平章事初太祖徵時以季父待思及卽位遺其妻入

覲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爲叔母其恩顧如是廣

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

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

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尋詔

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痺之疾上表請

尋醫旣而昇疾歸洛顯德元年

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

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

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

自以爲尼族人卽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爲主五代史孫

清苑縣人也本名方簡廣順初以犯廟諱故改焉定州

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

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

之教聚其徒聲言屍不壞因覆以衣襟瞻禮信奉有同

-5 165 45 935" data-label="Text">

其生方諫卽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衆不食葷茹其黨

祖受命就

遺其妻入

其恩顧如

是廣

三年夏詔

赴闕

在宋州出

太祖領之

尋詔

疾上表請

尋醫旣而

昇疾歸洛

顯德元年

春卒年六十

有九贈中書

令

冊府元龜少

帝開運二年

-5 785 45 935" data-label="Text">

六月定州

奏據郎山招收

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5 165 45 935" data-label="Text">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措

此往來最爲要害乞賜院額者敕以勝福之院爲名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

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

嘉之卽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晉開運初定帥表爲邊界遊奕使求請

多端因少不得志潛通于契丹戎王代之入中原也以方

諫爲定州節度使尋以其將耶律忠代之改方諫雲州

節度使方諫恚憤與其黨歸狼山不受契丹命漢初契

丹隳定州城壘燒蕪廬舍盡驅居民而北中山爲之一

空方諫自狼山率其部衆迴保定州上表請命漢祖嘉之卽授以節鉞累官至使相周太祖時徙

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

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

贈太師五代史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幾改華州節度使朝廷又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又以弟議

爲德州刺史兄弟子姪職內廷者凡數人世宗嗣位史

彥超代之車駕駐蹕于并門方諫自華覲于行在從大

駕南巡以疾就醫于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

令未及赴任以疾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

贈太師其弟行友繼爲定州節度使皇朝乾德中以其妖

妄惑衆詔毀狼山佛寺遷其尼朽骨赴京遣焚于北郊

以行友爲諸衛大將軍自是祿徒遂息焉續通鑑長

編建隆二年八月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

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卽位行友不自

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

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奏其事入遣

閣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

州行友不之覺旣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

聽命旣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卽訊得實已酉制削奪行

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行友

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誅闕待罪詔釋

之



